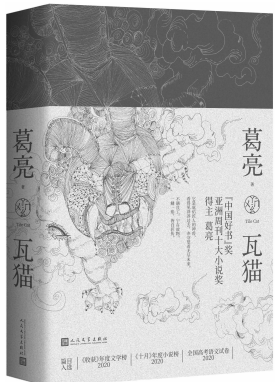


“良工”与“故物”如何相互成全

葛亮新作《瓦猫》聚焦匠人匠心



《瓦猫》
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4月

“匠人精神”，是这些年不断引起各界热议的话题，并逐步由专业领域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而成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诠释文化传统的一个切口。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隆重推出葛亮的最新小说《瓦猫》，也是对这一话题非常及时的回应。

《瓦猫》一书事关手艺，其中涉及古籍修复师、理发师以及陶艺师三个传统匠种，空间跨越三城三地，由南京、香港到昆明，从江南、岭南再至西南，时间跨度则从当代溯至西南联大时期，呈现出多元的叙事风格和气象。此次以“匠人”为故事之引，葛亮寻找的仍是人的尊严、执着与信仰，时代开阖变迁之际，人的遭遇与变革，一鳞一焰，是为匠传。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写作缘于祖父著作手稿救护

本书的写作源起，自葛亮参与祖父葛康俞教授的著作《据几曾看》手稿的救护工作。葛康俞是著名的艺术史学家，于抗战期间在四川江津凭借记忆完成的专著《据几曾看》至今仍被中国古代书画研究者奉为圭臬。因为祖父受损的手稿，葛亮偶然接触了“古籍修复师”这个行当，并亲身体会了一本书可以被完整修复的全过程。其中每一处细节都不可预见，每一处工作都具体而微。艰辛所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却不一定能完成，而只有经验老道的师傅才能攻克。这一经历感染了葛亮，启发他写下“匠传系列”开篇《书匠》。

写作《北鸢》时，葛亮慨叹曹雪芹写作《废艺斋集稿》缘由。《废艺斋集稿》是一本“人世”之书，讲的是谋生之艺，金石、编织、印染、烹调、园林等，曹霭之所以写此书，是为了教授“废疾者”能“谋求自养之道”。匠人之所以不畏时变，是因他们有一技傍身。手艺人学会了手艺，与生命体验合二为一，一体浑然。

由此，“匠人系列”的书写命题形成，技艺不仅是谋生之道，更是匠人生命体验的集成。匠人们的内在精神品格牵引着葛亮，不断切近于他们的命运核心。在此后数年，葛亮深入寻访各地工匠，接连完成《飞发》和《瓦猫》等作品。

“匠人系列”小说在杂志刊发后，即跻身“收获文学榜”“十月小说榜”等各大文学榜单，并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其中《书匠》更入选2020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阅读题，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热议。

一鳞一焰，皆自匠传

关于匠人的论述，古已有之。《考工记》中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道出了匠人的

根本是持守，讲究的是师承。一鳞一焰，皆自匠传。匠传既是传记，又是传承。一鳞一焰出自金圣叹先生评点《水浒传》时所说：“一花、一瓣、一毛、一鳞、一焰，其间皆有极微。”讲的是小说的细节之美，用在匠人身上，即意味着技艺的精心与细致。守成是不变，时移势易，是变。变与不变，动静相源，循环往复，是辩证的关系。如今，对匠人的指认正在发生变化，匠人墨守陈规，因循守旧等看法甚嚣尘上，而在参与祖父著作的救护工作中，葛亮对“匠人精神”有了新的理解。

他自述：“我所接触到的他们，会有一种和体态无关的年轻。在神态上，那便是发自内心的。其中之一，就是他们仍然保持着丰沛的好奇心。在一些和现代科学分庭抗礼的立场上，他们需要通过老法子解决新问题，从而探索大巧若拙的手段和方式。这其实是带着某种对传统任性的呵护与捍卫。如我写《书匠》中的老董，不借助仪器，以不断试错的方式，将雍正年间的官刻本复制出来。”

本书破题之作，小说《瓦猫》，原型空间为西南古镇龙泉。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龙泉镇既是陶艺匠人制作民间神兽瓦猫的世代传承之地，亦是抗战背景下西南联大多位著名学者的聚居、并复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清华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等重要研究院所的地点。为恰如其分地重构这一文学时空，葛亮作了大量而详实的考察。通过这篇小说，读者既可领略略闻一多、冯友兰、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大师级人物的日常风度与性格魅力，亦可感受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人文传统的轴线上，匠人精神与精英文化理念、爱国情怀之间的相濡以沫。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瓦猫》中的三篇小说虽然都

描写的是匠人匠心，但各有侧重。《书匠》是中西古籍修复之异同，讲究的是“不遇良工，宁存故物”；《飞发》是传承变与不变之争，持守与创新；《瓦猫》更涉及匠人的根本——吾随物性，以手摹心。

可见书中借“匠”所探讨，也正是人与物之间的默契。时移势易，以物作为见证。个体在时代中的跌宕，也以物作为一个又一个重要节点。“良工”与“故物”相互成全，亦成为当下的我们审视文化传统，重认匠人精神重要的一体两面。

《瓦猫》小说主线为西南联大青年学生宁怀远与瓦猫手艺人荣瑞红之间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在难以分辨情与理之时，是瓦猫带荣瑞红走出黑暗的屋子；在困苦的日子里，瓦猫又是撑起家庭的生活之本。瓦猫是生活的物证，至情至真之物，“自重者人恒重之”——匠人精神也在这个故事中有别样的意义，进而与中国近现代人文理想体系合辙为一，相互辉映。

作为统领全书的书名，瓦猫代表了一种美好的愿景，它是庇佑匠人，呵护生命的神兽，同时也是历史的谛视者与展望者，联结着莽莽过去和无尽未来。由此，《瓦猫》于葛亮的匠人篇章和我们的生活现实，皆有了提携挈领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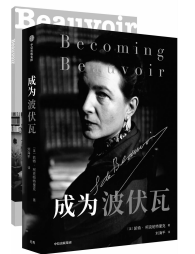
葛亮曾被评论家称为“新古典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中国文学源远流长，而自现代文学发轫以来，语言之争此消彼长，如何延续古典传统文脉，又在此基础上突破创新，其实是留给中国当代小说家的一道难题。《瓦猫》中的三个故事不疾不徐，贯穿其中的仍是一个“情”字，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相守，在有限的叙事空间中创造了无尽的情感维度。葛亮已然以严格的工匠精神，实现了现代汉语与古典文学的有效衔接。

新书推荐



2021年2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陈嘉映
《价值的理由》

哲学是一场生生不息的对话。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为偶然在此的生物爱上这个，做起了那个。生活深处，世界不是分成你和你要选择的东西，你跟你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价值的理由》是陈嘉映先生的思想随笔集，分三辑：第一辑为2010年夏应徐晓之邀为《财新·新世纪》所写的十二篇专栏文章，包括名篇《救黑熊重要吗？》《哲人王》等，此次有所修订；第二辑是围绕当时研究题目所写的一些文章，部分后曾并入《何为美好生活》；第三辑演讲、序与访谈。



2021年3月
中信出版社
「英」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成为波伏瓦》

《成为波伏瓦》是根据近几年新曝光的波伏瓦信件、早期日记等材料撰写的波伏瓦全新权威传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波伏瓦如是说。这本开创性的传记引入波伏瓦此前从未出版的日记和信件等全新材料，把她从萨特的阴影中拉出来，使她站在属于自己的聚光灯下。这本传记将为读者呈现一个更为真实立体的波伏瓦，也让我们重新看待波伏瓦和萨特的关系。

本书还将呈现很多此前不为人所知的波伏瓦的个人细节，这些新的细节会增强波伏瓦的神秘感，也会使我们对波伏瓦更加着迷。为什么这位“女性主义偶像”要着力打造自己的形象？为什么关于她和萨特的关系她会频频“撒谎”，或是声称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也许带着这些新的细节，我们能更进一步地去认识真正的波伏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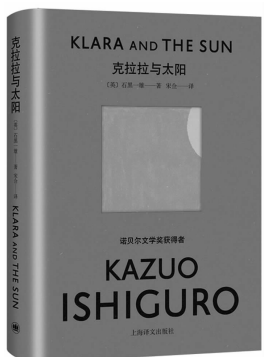


2021年1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美」伊丽莎·阿塞韦多
《诗人X》

15岁的苏美拉是一个既普通又惹眼的多米尼加女孩，随父母移民美国后，在最普通的高中念书，却因火辣的身材经常受到同学的注目。她外表安静，内心火热，面对成长的困惑及与母亲关系的日益僵化，一直都默默承受。于是，她开始写诗！并寻求在诗句中释放自己，也渐渐在外界的种种“质疑”中找到内心的声音……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

石黑一雄新作聚焦人工智能与人性



《克拉拉与太阳》
石黑一雄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4月

继2013年的《被掩埋的巨人》之后，日裔英国作家、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出版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克拉拉与太阳》。小说中文版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小说的主角，同时也是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者克拉拉是一个专为陪伴儿童而设计的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AF)，具有极高的

观察、推理与共情能力。她坐在商店展示橱窗里，注视着街头路人以及前来浏览橱窗的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她始终期待着很快就会有人挑中她，不过，当这种永久改变境遇的可能性出现时，克拉拉却被提醒不要过分相信人类的诺言。在《克拉拉与太阳》这部作品中，石黑一雄通过一位令人难忘的叙述者的视角，观察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探索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为爱？

小说家总有点倾向于重复

乍一看来，这是一部有关未来社会与人工智能的小说。考虑到近年来人工智能所取得的突飞猛进，我们很容易将涉及这样一个题材的作品归入科幻小说的范畴。然而，熟悉石黑一雄的读者们都知道，无论他笔下的故事发生在怎样的时空背景之中，借用怎样的题材外壳(无论是科幻、奇幻还是侦探)，其本质是一贯之的。瑞典文学院在给石黑一雄的颁奖词中，曾对他创作主题做过一个精妙提炼，那就是：“记忆、时间与自我欺骗”。这部作品事实上也不例外，尽管这一回，石黑为我

们上演了一次巧妙的变奏。

这本书再次涉及了石黑一雄前作《莫失莫忘》背后的许多观点。出版于2005年的《莫失莫忘》讲述了3个年轻的克隆人从小作为器官捐赠者被养大，等到30岁就注定走向死亡。这两部小说都提出了真爱延缓或击败死亡的可能性。

石黑一雄并不为自己的重复而感到抱歉，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他说：“小说家总有点倾向于重复”，“我认为这是相当合理的：你需要不断地重复，直到它越来越接近你想表达的东西。”为了重复不被发现，他说，他会改变故事发生的场所或是类型。

故事源于他在女儿年幼时为她编的一个童话。这个故事原本是打算作为他踏进儿童市场的初步尝试。“我觉得这个故事和可爱的儿童绘本很搭。我向直美征求意见，可她面面无表情地告诉我：‘你不能给孩子们看这样的故事，会给他们留下创伤的。’”于是他决定把这个故事写给成年人。

“鼓舞人心的小说”

石黑一雄1954年出生在日本

长崎，5岁随父母移民英国。他之前出版的八部作品为他赢得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和英国布克奖在内的诸多重要文学奖项。作品被翻译成超过五十种文字。其中，《长日将尽》和《莫失莫忘》的英国版销量逾百万册，并被翻拍成电影，广受赞誉。2018年，石黑一雄因其在文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他同时还是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和日本旭日重光章的受勋者。

在《克拉拉与太阳》中，他第一次开始担心未来，不仅仅是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后果，还包括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大数据这些问题。“资本主义的天性本身正在改变它的模式，我确实很担心人类会对那些事物失控。”石黑一雄表示。

石黑一雄希望《克拉拉与太阳》会被看成一本读起来“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小说”。但正如他已往的作品，需要探求，才能获得慰藉。“通过呈现一个艰难的世界，你能够显露光明，你能够显露阳光。”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陈曦